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22648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22645

出版时间：2008-4

出版时间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赵福莲

页数：38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前言

生命里那一盏灯 赵福莲在桃花岛的海边购置了一套房子。

虽然拥着西湖的杭州具有天堂的美称。

赵福莲还是心心地念念地要去桃花岛住上一段日子，在那里，可以洗褪掉城市的喧嚣与人世的烦恼。

抱膝坐在岛边的山头上，身后是葱郁的树草，眼前是海与天。

蓝与青，远与宽，都调和成无边的一色。

飞落到海面上的鸥，又斜着飞去天空，仿佛成了天与海的连线。

看日出日落，看云舒云卷，心中一片空，一片明，似乎不沾染什么。

待到夜黑了，起身下走，往自己的二层小楼而去。

四周草影、树影、林影、山影，都成了朦朦胧胧层层叠叠的剪影，深着的，浅着的，深浅都融成明暗的轮廓，晚来风带着凉意，传着隐隐的海浪的拍打声。

人生与岁月，都一般的蒙蒙而又空空，沉沉而又邈邈。

忽见一盏灯，恍如一个浮着的念头，微红地亮在漫天漫地的岛影之中。

一时收步，让那点灯火完全印入心境中，活泼泼地跳闪着。

于是，灯便是活动的岛，岛便是沉静的大海，海便是无穷无尽的天地，天地便是独自的“我”。

于是，赵福莲写了这部长篇小说《生命里最后一盏灯》：一个渔家女子的生，一个渔家女子的命，生与命的意义其实是不同的，却都那么简明；一个渔家女子的爱，一个渔家女子的恨，爱与恨的程度完全是不同的，却都那么平实。

生活与爱恨，都由一个渔家女子折射出去，展开了一个海岛的生活。

生离死别，婚嫁情爱，是现实的，是沉重的，是生动的，是多彩的：下海捕渔前的祭拜仪式，传讯海难后的哭海场面，大婚迎娶、代人订亲的风俗，偷情欢爱、族规严惩的习惯。

仪式场面，风俗习惯，自是渔岛生活的独特。

又呈现着一个完整的人世。

有善良，有凶恶；有懦弱，有狠毒；有真诚，有欺诈；有慈爱，有忤逆；有觉悟，有沉溺；有悲，有喜；有歌，有哀……一花便如一方自然，一人便如一个世界。

赵福莲曾经写过几本禅宗高僧传记式的小说，其间，尽现禅意幽远。

而这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却是普通底层人的人生，那么具体，那么实在，通篇透着意蕴深远的人生哲理。

其实，禅境本来便是平常的，活泼的。

2003年12月4日于南京寓所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内容概要

《生命里最后一盏灯》是一部描写封建时代浙东海岛渔家女性命运的小说。渔家姑娘水竹从小失去父母双亲，和哥哥相依为命。哥哥结婚后，她备受嫂子的冷待，并不幸陷入一场婚姻骗局，嫁给了与自己没有丝毫感情但又善良木讷的渔民海生，从此过着一种倍感痛苦、备受折磨的生活。她在相亲时认识的“贱民”阿岛是个英俊壮实的青年，他深深地爱上了水竹，他的爱点燃了水竹濒死的心，两个年轻人冲破封建思想和世俗的桎梏，以生命为代价，演绎出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惨剧。不幸一个接一个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但他们仍在心中坚守着自己生命里最后那一盏希望之灯。小说充满悲情，闪烁着人性的光芒，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海岛渔民生活风俗画。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作者简介

赵福莲，笔名莲子、柏树子等。
198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，现在杭州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。
从事文学创作近二十年，已在全国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二千五百余篇，三百五十余万字。
散文曾在全国、省市级比赛中多次获奖。
连续多年被杭州市作家协会评为优秀作家。
已出版散文集《坐拥一窗缘》、《都市稻草人》、《一路上有你》；读史随笔集：《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》、《读史札记》、《千年灵隐》、《西溪》、《西溪古今诗文选》、《走读海宁》等；出版长篇小说：《生命里最后一盏灯》；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三部：《安世高大师传》、《黄檗希运大师传》、《法融大师传》；十六集电视连续剧：《生死呼唤》（与上海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合作。另有同名小说正在销售中）。
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，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杭州西溪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杭州西溪国际笔会副会长等。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章节摘录

初秋的午后，阳光弱了起来，树上的蝉鸣仿佛也失去了夏日的高亢与精神，叫得有些温软，有些缠绵，缠绵得让人怀疑蝉是否正在怀春？

张水竹坐在一面模糊且有裂缝的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如桃花初开的脸，心底里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感。

这是十六年来，她第一次因幸福而脸红，眼睛里也因这第一次生出的幸福感而漾动着脉脉的情意，这情意当然是暗暗地对一个男人而生的。

三个月前，陆家媒婆登门为她说亲，对象是舟山水月岛水月村的二个年轻后生，姓李，名叫海生，比她大四岁，据说家境很不错，有两间楼屋，是独生儿子，人也生得十分亮堂。

嫂子一听，忙说：“好好好，这么好的人家哪里去找！”

当时，她在一旁听了心里没底，都说“十个媒婆九个谎”，谁知对方是丑是俊是好是坏呢！

婚姻大事理该慎重，岂能草率了事？

她知道嫂子早就嫌她了，巴不得她早点出嫁，所以，不管丁啊卯的，一口就应允了。

好在订亲那天，媒婆带着海生来了。

他们提来大包小包的订亲礼，外加两条大黄鱼。

一进门，媒婆就笑着说：“快把黄鱼摆起来。”

水竹的哥哥水根把黄鱼摆在桌上。

媒婆说：“摆错了，摆错了，鱼头倒过来，要朝着男方家摆！”

水竹知道，这是老规矩了，鱼头朝着男方家摆的意思，就是要女方一心一意男方家落脚生根。

海生背对着水竹坐在一条长凳子上，从背后看过去，他长得虎背熊腰，高大魁伟。

水竹心里想：可千万别像我的好朋友槭树子那样嫁个豁嘴巴呀！

心里担心着，又不敢大了胆子走过去看，只得忍着性子，在一旁时不时地偷偷张一眼。

好不容易熬到吃中饭的时候，水竹终于看到海生了。

海生就坐在她的对面，一看他的面孔出人意料的好看，她的脸就红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

她连忙低下头，捧着饭碗却不知如何动筷子。

媒婆眼毒，放肆地笑起来说：“啊哟哟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水竹的脸红得像红烧螃蟹了。”

看样子，她是喜欢海生的。

又转头问海生：“海生啊，你喜不喜欢水竹啊？”

海生的脸也红了起来，深深地看了水竹一眼，接着又看了她一眼，狠着劲点头说：“喜欢的！”

在海生的眼里，水竹是一朵出水的芙蓉、出尘的莲花，漂亮极了。

确实，整个村子就数水竹长得水灵，大她两岁的槭树子也长得不俗，但性格比她粗野一些。

槭树子原名张水花，因她性格急暴，所以村里人都叫她“槭树子”。

槭树是一种很难近身的植物，人只要一碰上它，全身就会出现红疹子，又痒又痛，且一时治愈不了。

水竹吃完一碗饭，海生站起来要为她添一碗。

水竹说：“这怎么好意思，我自己来。”

海生就去夺她手里的碗，水竹不肯，两人你夺我抢的，碰着了手。

水竹像触了电一般放开了手。

海生充满柔情地看了她一眼，站起来去盛饭，盛回来后放在她的面前，回到座位坐下时，又忍不住看了水竹一眼，发现水竹也在看他。

两人便各自红了脸，低头吃饭。

媒婆说：“啊哟喂，看看，这小两口头一次见面就你恩我爱嘞！”

这时，水根坐在一旁厚道地笑着。

水竹的嫂子吃空了碗，让水根去添一碗饭，他迟迟疑疑地磨蹭着不起身。

水竹的嫂子骂一句：“死鬼，你看人家海生多会体贴人，媳妇儿还没过门呢，就懂得这样疼人了！”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” 水根说：“你要是还没过门，我也给你盛饭去！”

” 水竹的嫂子气得差点噎着，顺了顺气，说：“快去吧你！”

” 水根很不情愿地去盛饭。

那天，海生临走时，趁着旁边没人，悄悄地看着水竹，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像是深切的同情，又似深深的眷恋，还含着一种无声的叹息与无奈，但更多的还是青年男女钟情以后的兴奋与荡漾。

海生的这种神情，在水竹看来，是一种从心底里生出来的满意，嘴里没说一句话，一双眼却把什么话都说了。

水竹心里是明白的，虽然面对着他无声无息，心里面却有万语千言，本想说上一两句，只因媒婆的声音响在屋外，他们马上分开了。

此刻，水竹坐在镜子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若三月桃花，又想起媒婆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嫁人，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。

” 她喜欢这句话。

她第一次投胎投得不好，生在海岛，三岁时失去父亲，五岁时又死了母亲，是哥哥既当爹又当娘又当兄长地把她拉扯大的。

可自从嫂子进门后，她的好日子便没有了。

哥哥一向疼她疼惯了，稍微对她好一点，嫂子就看不顺眼，夹枪带棒地总要说一些难听的话。

平日里，她做死做活，也看不到嫂子的一张好脸色。

每天晚上，她躺在床上，腰酸背痛，骨头散了架似的，唤爹喊娘都无济于事，第二天一早起来照样干活。

苦日子好像没有尽头，每天望着白茫茫的海面，她深叹一口气浅叹一口气，叹来叹去还是老样子。

比她大一些的女伴都嫁走了，但传回来的消息没有一个是好的。

海岛的女人能有几个命好的呢！

不是老公出海打鱼死了，就是老公赌博喝酒打老婆。

跟她最要好的槭树子早在一年前就嫁给了水月岛水月村的长发。

长发倒是个老实人，可惜是个豁嘴巴，对着你一说话，唾沫珠子飞出来，溅你一脸。

加上他那一副墨黑的牙齿，让人想起烧饭的锅底。

想到这里，水竹暗自庆幸自己找了个好老公。

她打心眼里喜欢海生。

他不光相貌长得好，人也细致，连眼睛看人的神态都同别人不一样。

他的目光就像温柔的海风，把她的心吹得像海水一样一浪一浪的，至今仍在她心里荡漾着。

水竹想：她第一次投坏了胎，第二次总算是投对了！

转眼间就到了迎亲那一天。

按舟山各岛的风俗，女人出嫁，都得穿戴凤冠霞帔。

据说宋代的康王南逃到舟山时，有一位海岛上的姑娘救了他，他说等他回宫坐稳龙椅之后，就把这位姑娘封为正宫娘娘，还说到时派人来迎接她时，要她在门口悬挂布帘为号。

小姑娘一高兴，把这事跟娘说了；娘一高兴，把这事跟邻居说了；邻居一高兴，把这事跟乡亲们说了。

康王派人来接时，家家户户门口都悬挂起布帘，根本分不清哪家的姑娘是康王的恩人。

为了感谢这位姑娘，康王下了道圣旨：所有舟山海岛的姑娘出嫁时都按公主出嫁的规格，穿戴凤冠霞帔，还要坐花轿。

海岛人虽穷，但姑娘出嫁时，凤冠霞帔还是要备一套的，花轿也是要坐的，这毕竟是姑娘在娘家穿的最后一套衣服了呀！

坐花轿也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奢侈。

水竹的嫂子生性吝啬，舍不得为水竹张罗一套凤冠霞帔，只是草草地替她做了两套新衣服。

水竹并不计较这些，在她想来，嫁了像海生这么好的丈夫，比一百套凤冠霞帔都要强。

俗话不是说了么：好女不穿娘家衣！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只要她和海生好，什么衣服没得穿？

她才不稀罕什么凤冠霞帔呢！

村里的女子出嫁时，都是穿了凤冠霞帔去的，但又有几个得到了娘娘一般的幸福？

这种东西都是空的，她有海生就够了。

水竹的心因兴奋而一直“咚咚咚”地跳着，表面上却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。

墮民嫂早早地来为她梳洗打扮了，先替她仔仔细细地绞了面，施好粉，盘好头，穿好新嫁衣坐在床沿上等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阿梅、阿娟等几个伴娘也都先后到了，她们围坐在水竹的旁边随意说笑。

水竹的面容愁云惨雾，心里却阳光灿烂。

她忘不了海生看她时那种触电一般的感觉，那种感觉使人晕晕眩眩，迷迷醉醉，看得她有如花朵怒放在枝头，有如船儿行走在海里。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编辑推荐

一个渔家女子的爱，一个渔家女子的恨，爱与恨的程度完全是不同的，却都那么平实。生活与爱恨，都由一个渔家女子折射出去，展开了一个海岛的生活。生离死别，婚嫁情爱，是现实的，是沉重的，是生动的，是多彩的：下海捕渔前的祭拜仪式，传讯海难后的哭海场面，大婚迎娶、代人订亲的风俗，偷情欢爱、族规严惩的习惯。仪式场面，风俗习惯，自是渔岛生活的独特。又呈现着一个完整的人世。有善良，有凶恶；有懦弱，有狠毒；有真诚，有欺诈；有慈爱，有忤逆；有觉悟，有沉溺；有悲，有喜：有歌，有哀。

<<生命里最后一盏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